



関西学院大学リポジトリ

Kwansai Gakuin University Repository

## “ 要知道 ” 的????功能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Kwansai Gakuin University Humanities Review
volume	23
page range	195-204
year	2019-02-18
URL	<a href="http://hdl.handle.net/10236/00027569">http://hdl.handle.net/10236/00027569</a>

## “要知道”的话语标记功能

朱 冰\*

### 目录

- I. 引言
- II. 前人的研究
- III. “要知道”的核心话语功能
- IV. “要知道”的篇章衔接功能
  - 4.1 衔接因果和转折关系的“要知道”
  - 4.2 不同衔接功能的分布情况
  - 4.3 不同衔接功能之间的关系
- V. 结语

### 摘要

本文从话语功能语言学的立场，细致分析了汉语中源自情态表达的话语标记“要知道”的各种功能，指出其核心话语功能是说话者用以引出某一背景信息，提醒听话者注意该背景的重要性，从而为自己的主张或论述提供支持，使其更加正当和具有说服力。此外，本文着重考察了“要知道”表达因果和转折关系的衔接功能，调查了不同衔接功能的分布情况，并指出不同衔接功能之间的联系体现在不同视点类型话语文脉的连续性上。话语标记“要知道”的形成是汉语情态表达中后情态功能发展的一部分。

### I. 引言

情态是一个具有多功能性的语法范畴，van der Auwera and Plungian (1998) 基于跨语言的事实绘制的情态语义地图表明：情态表达不仅可以传递动力、道义、认识等典型的情态意义，在其语法化的后期阶段，往往还可以获得多样的“后情态功能 (post-modal functions)”，如作为条件标记、让步标记等。汉语拥有丰富的情态表达，它们除了可以表达典型的情态意义外，单独或与其他成分

---

\* 作者系关西学院大学语言教学研究中心汉语常勤讲师

结合后,亦可获得多样的后情态功能,尤其是各种衔接功能(如:Li 2004、杨黎黎 2012、朱·堀江 2015、Zhu and Horie in press)。作为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类现象,汉语的部分情态动词可以和一些常用动词结合,演变为话语标记,在语篇中呈现出不同的话语功能,如“应该说”、“可以说”、“要知道”。前两者主要用于表达说话者的认识判断(如:朴惠京 2011、李宗江·王慧兰 2011、陆萍·贺阳 2015),而“要知道”不仅可以作为“提醒标记”,在语篇中还具有表达因果或转折的衔接功能(李宗江·王慧兰 2011、刘焱 2013、李丽娟 2015)。本文以“要知道”为例,探索情态表达的话语标记化,尤其是其衔接功能的发展,主张这是汉语情态表达中后情态功能发展的一部分。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第II节中我们简要介绍前人对话语标记“要知道”的相关研究,指出不足之处和有待解决的问题。第III节中我们重新归纳概括“要知道”的话语标记功能,指出“要知道”作为话语标记的核心功能体现为说话者对其主张或论述正当化的诉求,而不仅仅是前人研究中指出的提醒功能。第IV节重点分析“要知道”的语篇衔接功能,我们认为表达因果和转折的衔接功能是在其核心话语功能的基础上扩展出来的,两种衔接功能之间的联系体现在话语文脉的连续性上。最后,第V节总结本文的主要内容,提出今后的研究课题。

## II. 前人的研究

道义情态动词“要”与动词“知道”的组合,除了可以表达“(主语或听话者)需要知道某一事项”这一表示必要性的合成意义(如(1))外,还可以作为一个话语标记,用于“括出话语单位”(Schiffrin 1987:31),书面语和口语中均可使用(如(2))。<sup>122)</sup>

- (1) a. 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产品是卖给谁的。
- b. 尊重财富首先**要知道**创造财富。
- (2) a. 我们**要知道**,周公制定的礼虽然有那么多,它主要是分成两系,一个是亲亲,一个是尊尊。所谓亲亲之杀、尊尊之等。亲亲是就着家庭骨肉的关系说。亲其所亲,子女最亲的是父母,父母最亲的是子女,往横的看,就是兄弟,这就是属于亲亲。
- b. 有一天,我换了一个牢房。**要知道**,那里绝对都是单人囚室,四面是与世隔绝的。那时候每天下午给我们被囚的人发报纸,然后晚上收回去,也就是说,屋里绝对没有一张纸、一支笔,你也别想和别人有任何联系,全部都是隔绝的,谁跟谁也不见面,我都

1) 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例句均源自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2) 关于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的不同定义以及其他类似的术语(如:语用标记(pragmatic markers)、话语小品词(discourse particles)等),在此不加赘述,可参看Heine(2013:1206-1213)的详细综述。这里我们引用了Schiffrin(1987)对话语标记的经典定义。

不知道我隔壁关的谁。

关于话语标记“要知道”的功能（以下包括“你要知道”、“我们要知道”等变体），前人的研究中已有详实的描述。李宗江·王慧兰（2011：279）指出“要知道”主要用于“在其后引出上文所述某一行为发生的情理或事实依据”和“表示转折，引入一个与前文内容相违背的事实”。刘焱（2013）认为“要知道”的主要语用功能是提醒听话人注意后面的信息，补充背景信息；此外还具有表达因果和转折的衔接功能。李丽娟（2015：180）也认为“要知道”具有提醒功能，根据其在语篇中所处的位置，又有不同的表现：位于话轮开头或段首位置时，用来引出一个常识性的知识作为后续论述的原因，并提醒听/读者注意；位于话轮或段落中间时，用来引出某一事实或道理作为支持某一观点的依据，并提醒听/读者注意。以上的分析虽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承认“要知道”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提醒功能，二是衔接功能。然而，以“提醒”来概括“要知道”的话语功能也许并不够全面和准确，因为这更多地关注了对谈双方之间的互动，但缺少对说话者主观立场的描述。此外，“要知道”可以引出某一事实依据，即其因果衔接功能得到比较一致的认可，但在其表达转折的功能上存在分歧。比如李丽娟（2015：174）认为，虽然“要知道”前常出现“但”、“然而”等转折连词，但其本身并不能表示转折。不同功能之间的关系与分布情况也有待进一步解明。以下我们将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 III. “要知道”的核心话语功能

对话语标记功能的描述，通常都离不开说话者（以下包括作者）、听话者（以下包括读者）以及话语本身的组织构成等相关要素（如：Schiffrin 1987, Traugott and Dasher 2002, Brinton 2008, Kaltenböck et al. 2011）。比如 Kaltenböck et al. (2011：865) 指出构成话语情境 (situation of discourse) 的决定性要素有文本组织 (text organization)、说话者的态度 (attitudes of the speaker)、说话者与听话者的互动 (speaker-hearer interaction) 等。基于这几方面的要素，我们将“要知道”的核心话语功能归纳为：说话者用以引出某一背景信息，提醒听话者注意该背景的重要性，从而为自己的主张或论述提供支持，使其更加正当和具有说服力。<sup>3)</sup>接下来我们将结合例子，具体说明“要知道”在实际的语篇中是如何体现这几方面的功能的。

在文本组织方面，“要知道”的基本功能是引出一个背景信息，提高话语整体的连贯性，从而帮助听话者更好地理解话语内容。此外，前人的研究着重从说话者与听话者互动的角度分析了“要知道”的话语功能，即其具有提醒功能。

3) 这里参考了 Maynard (1992：84) 对日语「だって」的功能描述。她将「だって」的功能描述为“通过声明后续话语为自身的立场提供支持，来为自身的立场进行辩护” (“to self-justify one's position by declaring that the upcoming discourse unit offers support toward one's position.” (原作者加粗强调))。

然而，提醒听话者注意这一背景信息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为说话者自身“服务”，即促使对方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自己的论述或主张。比如，(2 a) 和 (2 b) 中，说话者用“要知道”分别引出了一个客观的背景事实，并提醒听话者注意这一事实，从而使其之后关于“礼”的详细论述和自己经历过的与世隔绝的牢狱生活更加容易理解和可信。又如以下例子：

- (3) a. 当时宋庆龄心中的苦楚，几乎不亚于几年前丈夫孙中山去世给她的巨大打击。**要知道**，宋庆龄对自己的这个大弟弟曾经是多么的器重，并且寄托了多大的希望啊！
- b. 三是饮食不洁，说起这个，好多女孩子特别喜欢几个人约着去吃街边档，或者拿着一根烤肠什么乱七八糟的边走边吃，**要知道**很多路边小吃的饮食卫生都是很糟糕的，吃多了会伤脾胃。

(3 a) 中的“要知道”引出的是前述论断的依据，很明显说话者是在为自己的论断提供支持，使其更具说服力。(3 b) 中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来，但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说话者是在主张少去吃街边档等小吃，“要知道”引出了支持说话者这一主张的背景信息，从而使其主张更加正当和具有说服力。也就是说，“要知道”虽然具有前人所指出的提醒功能，但同时蕴含了说话者的主观立场和态度，即对其主张或论述正当化的诉求。因此，“要知道”也可以看作是说话者用来表明立场的立场标记 (stance marker)。

#### IV. “要知道”的篇章衔接功能

本节着重分析话语标记的篇章衔接功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首先重新确认语篇中“要知道”所呈现出的衔接因果和转折的功能 (4.1)。之后，通过调查出现频率，观察不同衔接功能的分布情况 (4.2)。最后，我们分析说明两种衔接功能之间的关系 (4.3)。

##### 4.1 衔接因果和转折关系的“要知道”

基于第 3 节中归纳的“要知道”的核心话语功能，我们认为前人研究中指出的表达因果和转折的衔接功能，是在此核心功能的基础上扩展出来的。因为说话者在证明自己的主张或论述正当时，既可以采用直接提供事实依据的立论型策略，也可以采用提供对立意见的驳论型策略 (参看 Schwenter 2000 : 276, 李丽娟 2015 : 175)。立论性策略表现为因果关系，如 (3 a) 中“要知道”所衔接的前后两个句子的内容，即“宋庆龄当时心中的苦楚不亚于丈夫孙中山去世之时的打击”和“宋庆龄对去世的大弟弟曾非常器重且寄予厚望”，后者可以解释为前者的原因和根据。而如 (3 b) 的驳论型话语中，“很多女孩子爱吃街边档”和“路边小吃的卫生情况糟糕”形成对比，“要知道”可以解释为衔接转折关系。不过，当“要知道”出现在话轮开头或段首位置时 (如 (2))，往往难以

解释为因果或转折关系，“要知道”只是用于引出一个背景信息，来促使听话者更好地理解并接受话语内容。

另外，虽然如李丽娟（2015）所指出的那样，“要知道”前有时会出现“但”等转折连词（如（4）），但我们认为转折连词在这里只是起到加强语气的作用，“主角”还是“要知道”，因为其核心话语功能依然得到了完整的实现，并没有因转折连词的影响而受到损失。

- (4) a. 在大学里边也免不了有倒霉的时候，你可能很穷，可能连续几次考试都失利，可能总也和老师说不上话，可能老被寝室里的人欺负嘲弄。**但要知道**，出了大学校门，路上的崎岖坎坷可能更多。
- b. 提到“山鹰社”，大约本书的读者人人都会来一句“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但要知道**，“山鹰社”不过是北大上百个学生社团中的一个，还有无数的“校园政治家”都有过组织社团的经历——你可以参看上一章张锐的描述。

至于以此为理由来否定“要知道”衔接转折关系的功能，则缺少说服力。毕竟如（3 b）和（5）所示，即使前面没有转折连词，“要知道”依然可以单独衔接转折关系。

- (5) 大多数女性的美容往往只顾及面部护理，而对腿部和足部皮肤却很少注意。**要知道**，光滑的腿及足部皮肤，同样是美的表现，特别是在夏季。

不过，我们发现“要知道”有时用于引出一个与前述内容形成对比的背景信息，作为补充说明，叙述的重心依然在前方，此时“要知道”其实更接近一个让步连词（如“虽然”），即承认虽然有以下事实，但还是存在与之相对的前述情况（如（6））。<sup>4)</sup>

- (6) a. 我鬼使神差地做起诗来，并且马上念出来。**要知道**我过去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一点做诗的天分。（李宗江·王慧兰 2011: 279）
- b. 她总是打扮得非常漂亮，非常时髦，外国的衣服、外国的化妆品，**要知道**那是苏联时代，人们都没什么钱。

总之，“要知道”可以用于标记因果或转折等逻辑关系，提高话语整体的连贯性，因此我们认为表达因果和转折也是“要知道”在文本组织方面的重要功能。

4) 让步与转折虽然密切相关，但两者的关系有时难以厘清（如：Lakoff 1971, König 1988, Malchukov 2004, Izutsu 2008），我们在此不做深入的探讨。

## 4.2 不同衔接功能的分布情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要知道”的衔接功能分布情况，我们从 CCL 语料库中随机抽取了 100 个“要知道”作为话语标记的例子，分析了其表达因果和转折的衔接功能，频率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sup>5)</sup>

表 1 “要知道”的衔接功能分布情况

因果	转折	其他	合计
66	21	13	100

从表 1 我们可以发现，“要知道”虽然并不能在所有例子中都表达因果或转折，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凸显出因果或转折的衔接功能。尤其是表达因果的比例超过了 60%，因此我们推测“要知道”有可能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因果连接成分。换句话说，因果义已经成为“要知道”中规约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意义，说话者已经比较“习惯”使用“要知道”引出一个原因或依据。而其表达转折的功能似乎还未成熟，一是体现在相对较低的使用频率上，二是如(4)所示有时还需要其他转折连词来加强语气。以下我们将结合小句连接的不同层次，进一步考察“要知道”的因果衔接功能。

Sweetser (1990: 76-86) 针对英语的因果连词 *because* 区分了三个层次的使用：内容领域 (content domain)、认识领域 (epistemic domain) 和言语行为领域 (speech-act domain) (如 (7))。

- (7) a. John came back *because* he loved her.  
 b. John loved her, *because* he came back.  
 c. What are you doing tonight, *because* there's a good movie on.  
 (Sweetser 1990: 76)

(7a) 中的 *because* 引导的是“约翰回来了”这一情况发生的原因，即“因为他爱她”。(7b) 中的 *because* 引导的是说话者判断“约翰爱她”的理由，即“他回来了”。(7c) 中的 *because* 引导的是说话者询问对方“你今晚上干什么？”这一言语行为的原因，即“有场不错的电影上映”，想邀请对方一起去看。沈家焯 (2003) 将这三个层次分布称为“行域”、“知域”和“言域”，并指出这一区分同样适用于汉语复句的分析。

如 (8) 所示，我们发现这三个层次的因果关系“要知道”都可以表达。

- (8) a. 我颇带自豪地向苏力教授讲述了我们的辩论，请他给我一些指点，**要知道**，如果我们赢了，可是代表北大法学院赢了！

5) 如 (4) (6) 那样的例子暂且归入“转折”，无法明确解释为因果或转折关系的归入“其他”。

- b. 一些少女为了保持身体的线条美, 忌食鱼肉, 光吃青菜, 这未免有些因噎废食。**要知道**, 适量地吃些鱼肉和乳制品, 可以增加少量脂肪, 可以保持乳房的丰满。
- c. 你为什么要收我为徒呢?**要知道**, 我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女子而已, 修为也不见得有多高深, 就是找个帮手, 我也不是最佳人选。

(BCC 语料库, 荀旭东等 2016)

(7a) 中的“要知道”引出的是“我”请苏力教授给“我”一些指点这一行为发生的原因, 属于“行域”的因果关系; (7b) 中的“要知道”引出的是说话者作出“这未免有些因噎废食”这一判断的依据, 属于“知域”的因果关系; (7c) 中的“要知道”引出的是说话者询问对方为什么要收自己为徒的理由, 属于“言域”的因果关系。综上, 我们认为“要知道”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因果连接成分, 说话者可以用来引出不同层次的原因或依据, 同时提醒听话者注意, 从而使其主张或论述更加正当和具有说服力。

### 4.3 不同衔接功能之间的关系

本小节我们基于话语文脉中独白型视点 (monological viewpoint) 和对话型视点 (dialogical viewpoint) 的区分 (Schwenter 2000), 来解释说明“要知道”中因果和转折衔接功能的联系。独白型视点指的是指向同一结论的具有一致性的立场, 而对话型视点指的是指向不同结论的具有对立性的立场。两者并非界限分明, 而是连续的。

表 2 “要知道”中因果和转折功能之间的联系

	独白型视点	对话型视点
“行域”因果关系	+++	-
“知域”因果关系	++	+
“言域”因果关系	+	++
转折关系	-	+++

如表 2 所示, 表达“行域”因果的“要知道”包含最高程度的独白型视点, 而不存在对话型视点, 因为此时“要知道”引出的是前述行为发生的直接原因, 前后需要保持完全一致的立场。“知域”的因果虽然也包含较高度度的独白型视点, 但同时也包含一定的对话型视点, 因为说话者多少是在预测对方有可能不赞同自己的判断的前提下, 解释为何做出这一判断的。“言域”的因果则具有更高度度的对话型视点, 因为说话者在引出的某一疑问、命令、建议等言语行为的原因理由时, 往往会预测一个对立的立场, 比如 (7c) 中说话者预测的是“对方晚上可能有其他事情, 不会去看电影”, (8c) 中说话者预测的是“‘你’高看我了”; 但同时也包含一定的独白型视点, 因为说话者毕竟是在解释某一言语行为的理由, 需要保持前后的因果关系。而表达“转折”的“要知道”引出

的是一个对立的立场，包含最高程度的对话型视点。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表2所示的因果与转折的连续性，并非语义上的连续性，而是独白型视点和对话型视点这一话语文脉上的连续性。

## V. 结语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考察了“要知道”作为话语标记的各种功能，尤其是其衔接功能。“要知道”的主要话语功能可以总结如下：

表3 “要知道”的主要话语功能

关联要素	话语功能
文本组织	引入背景信息，衔接因果或转折关系
说话者与听话者的互动	提醒听话者注意
说话者的态度	对自身主张或论述正当化的诉求

Narrog (2012 a, b) 根据跨语言的事实，在批判了（交互）主观化（(inter)subjectification）单方向假说（Traugott 1995, 2003, 2010）的基础上指出：语义功能变化的后期阶段，往往会沿着获得更多篇章话语层面功能的方向发展，即与篇章话语自身的构成密切相关的功能，如各种衔接功能。道义情态表达“要+知道”演变为话语标记“要知道”，并且获得了多样的话语标记功能，尤其是衔接功能，充分体现了这一语义功能变化的普遍性。

本文主要在共时层面上分析了话语标记“要知道”的各种功能，对其历时的形成过程以及各种功能的扩展情况未进行深入的探讨。下一步我们考虑结合其他[情态动词+X]形式的话语标记，考察“要知道”在历史上的形成与演变过程。

## 参考文献

- Brinton, Laurel J. (2008). *The Comment Clause in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ine, Bernd (2013). On discourse markers: Grammaticalization, pragmaticalization, or something else? *Linguistics* 51(6), pp.1205-1247.
- Izutsu, Mitsuko N. (2008). Contrast, concessive, and corrective: Toward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opposition relation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0, pp.646-675.
- Kaltenböck, Gunther, Bernd Heine and Tania Kuteva (2011). On thetical grammar. *Studies in Language* 35(4), pp.848-893.
- König, Ekkehard (1988). Concessive connectives and concessive sentences: cross-linguistic regularities and pragmatic principles. In John A. Hawkins (ed.), *Explaining Language Universals*, pp.145-166. London: Blackwell.
- Lakoff, Robin T. (1971). If's, and's, and but's about conjunction. In Charles J. Fillmore and D.

- Terence Langendoen (eds.), *Studies in Linguistic Semantics*, pp.114-149. New York: Hold, Rinehart and Winston.
- 李丽娟 (2015) 〈动词“看”“想”“说”“知道”为核心构成的话语标记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 Li, Renzhi (2004). *Modality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Boca Raton, Florida: Dissertation. com.
- 李宗江·王慧兰 (2011) 《汉语新虚词》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刘焱 (2013) 〈话语标记“要知道”〉, 《对外汉语研究》2, pp.174-183.
- 陆萍·贺阳 (2015) 〈试论“可以说”和“应该说”的异同〉, 《语言教学与研究》3, pp.79-86.
- Malchukov, Andrej L. (2004). Towards a semantic typology of adversative and contrast marking. *Journal of Semantics* 21, pp.177-198.
- Maynard, Senko (1992). Speech act declaration in conversation: Functions of the Japanese connective *datte*. *Studies in Language* 16(1), pp.63-89.
- Narrog, Heiko (2012 a). *Modality, Subjectivity and Semantic Change: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rrog, Heiko (2012 b). Beyond intersubjectification: Textual uses of modality and mood in subordinate clauses as part of speech-act orientation. *English Text Construction* 5(1), pp.29-52.
- 朴惠京 (2011) 〈词汇化形式“高频双音节能愿动词+说/是”〉, 《世界汉语教学》25(4), pp.470-478.
- Schiffrin, Deborah (1987). *Discourse ma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wenter, Scott A. (2000). Viewpoints and polysemy: Linking adversative and causal meanings of discourse markers. In Bernd Kortmann and Elizabeth Couper-Kuhlen (eds.), *Cause-condition-concession-contrast: Cognitive and Discourse Perspectives*, pp.257-281.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沈家煊 (2003) 〈复句三域“行、知、言”〉, 《中国语文》3, pp.195-204.
- Sweetser, Eve 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In Dieter Stein and Susan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fication*, pp.31-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 (2003). From subjectification to intersubjectification. In Raymond Hickey (ed.), *Motives for Language Change*, pp.124-1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 (2010). (Inter) subjectivity and (inter) subjectification: a reassessment. In Kristin Davidse, Lieven Vandelanotte and Hubert Cuyckens (eds.), *Subjectification, Intersubjectific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pp.29-71.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Richard Dasher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r Auwera, Johan and Vladimira A. Plungian (1998). Modality's semantic map. *Linguistic Typology* 2(1), pp.79-124.
- 荀恩东·饶高琦·肖晓悦·臧娇娇 (2016) 〈大数据背景下 BCC 语料库的研制〉, 《语料库

语言学》3(1), pp.93-118.

杨黎黎 (2012) 〈认识情态词向让步标识的发展〉, 《汉语学报》4, pp.16-23.

朱 冰・堀江 薫 (2015) 「中国語のモーダルマーカー“必須 (bìxū)” の節連結機能—  
文法化と機能拡張の観点から—」, 『日本認知言語学会論文集』第15巻, pp.422-33.  
日本認知言語学会.

Zhu, Bing and Kaoru Horie (in pre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calar additive coordinators derived from prohibitives: A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In Sylvie Hancil, Tine Breban and José Vicente Lozano (eds.), *New Trend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